書簡

澄清幾句話

主編先生：

讀了貴刊七七期刊出夏羽清先生的訪問稿，我懷着十分慚愧的心情，請澄清幾句容易引起誤會的話，這些誤會的形成，可能是由於在電話訪談時，我未能說得很清晰而造成的，原非夏先生的曲解。

其中一句是：「我們可以做中國批評家列傳，而中國一向沒有批評方法……。」「中國一向沒有批評方法」這句話是不對的，說得太絕對，我的原意在說明：我們對傳統的批評方法，比較上而言，沒有從最基礎的地方着手，我在想，是不是可以系統地做中國歷代批評家的介紹，重點放在他所運用的批評方法上面，看看是否能整理出一些可以再發展的「方法」，或者從衆多的方法中歸納出一些「類型」，方便我們更瞭解自己的文化。在這同時，可以進行另一方式的努力，將一些古籍中有關的批評詞語，以現代的觀念與語言，賦予新義，使每個字或術語有更精確、更適合現代的定義，形成一套中國的批評術語，使現代的批評家們，能不再過份依賴西方的方法和術語，用我們自己的話解釋這塊土地上的生長物。

假設這是一條可行的路，我想，也必需花費相當的時間才能有若干成績，絕不是能一蹴而成的。

另外一句話也顯然容易引起誤會：「一個文學浪潮來了，要面對它，到底要壓抑它呢？還是助長它呢？」我的原意不是壓抑或助長，而是希望「書評書目」能够比任何人（雜誌）都早預知文學浪潮的趨向，發出預告；說得更積極一點，這本雜誌的功能之一，應該不僅是消極的預告，甚至應該在理論與實際的研析中，當一個「先知」，主導整個文學的發展方向。

周浩正　敬上　六八、九、二十